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四十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趙微
趙弘智
劉子元
劉迅
柳宗師
樊宗師
薛放
王彥威
高郢
韓愈
劉黃
張志和
柳綽
鄭蘭

高重
李敬元
劉觀
韋處厚
柳公權
崔郾
盧景亮
殷侔
鄭草
權德輿
韋表微
王通
陸贄
陸質

經籍典第三百四十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趙微

按唐書魏徵傳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賈唐不登有大志通書術唐王即位拜陳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徵自以不世世乃展盡忠無所忌凡二百餘奏無不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貞觀二年以秘書丞參預朝政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微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進爵郡公七年為侍中尚書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諡昭宣國典參議

得失以定五刑當封一子監男徵請封其孤子叔慈帝愍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十二年拜太子太師

十七年帝崩哭為之動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諡曰文貞陪

葬昭陵帝數日服亡一節矣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禮儀以集秘書省家園家然於時嘗以小戴

禮經來不佞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黃內府

高重

按唐書高儉傳士康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弟李義表徵轉遷官善職凡十年遷聖司門郎中

徵志懷儒術侍學士重以厚學正典聖節信昭冉權道子宗伯文宗好其書春秋分列國史為書成

四十篇與鄭師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鄭師觀察使以美政被奏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諡太子少保

趙弘智

按唐書趙弘智傳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將軍肅之孫弘智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什階為司諫從事

武德初大理卿即趙之白為唐宰相主簿太宗時豫命徵勸錄太子舍人進賢門侍郎兼弘智佐弘智

未徵初人為陳王師講孝經白福殷子是宰相弘智館學士大學生皆在弘智學五經諸儒更詰辨蘭問

酬悉否無留語高宗喜曰弘智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

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匹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

李敬元

按唐書李敬元傳敬元亳州譙人諡賢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官入崇賢館侍講假中

秘書讀之為人峻整遠請不憚寒暑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咸亨二年為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

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卒官諡曰文憲撰大禮議及他書數十百篇

劉子元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元名知幾以元宗諱故以字行年十二父義器為授官尚書業不通父意忿楚臂

之及聞為諸兄誦春秋左氏官任慈惠顧辨析所疑歡口書如是兄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論年逐通

覽羣書史與兄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權士第調度嘉王傅武后證聖初東橫嶺逢及善人公卿被誅死

者雖相及于元厚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四十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趙微
趙弘智
劉子元
劉迅
樊宗師
柳仲卿
歸崇敬
薛放
王彥威
高郢
韓愈
劉蕡
張志和
楊綽
鄭蘭

高重
李敬元
劉觀
韋處厚
柳公權
崔郾
盧景亮
殷侗
鄭草
權德輿
韋表微
王通
陸贄
陸質

經籍典第三百四十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趙微

按唐書魏徵傳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賈唐不登有大志志高節奉王位位拜陳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徵自以不世世乃展盡忠無所忌凡二百餘奏無不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貞觀二年以秘書丞參預朝政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微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進爵公七年為侍中尚書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諡昭宣國典參議

得失以定五刑當封一子監男徵諡封孤子叔慈帝愍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十二年拜太子太師

十七年葬帝哭為之動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諡曰文貞陪

葬昭陵帝數日服亡一節矣始喪後典章漸散徵奏引禮儀以集勅書國史圖籍然於當時當以小戴

禮經集不為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帝帝美其書錄黃內府

高重

按唐書高儉傳士康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義表徵轉遷巡官善職凡十年遷聖司門郎中

徵字慎微侍學士重以厚學正典聖節信昭冉權道子宗伯文宗好以春秋命分列國史為書成

四十篇與鄭師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鄭公觀察使以美政被奏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諡太子少保

趙弘智

按唐書趙弘智傳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將軍肅之孫弘智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什階為司諫從軍

武德初大理郎即楚之白為唐府主簿太宗時豫命徵勸錄太子舍人進賢門侍郎兼弘智佐弘智

未徵初人為陳王師議孝經白福殷于是宰相弘智館學士大學生皆在弘智舉五經諸儒更詰辨蘭問

酬悉否無留語高宗喜曰弘智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顧以此

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匹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

李敬元

按唐書李敬元傳敬元亳州譙人諡賢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官入崇賢館侍讀假中

秘書諸之為人峻潔遠請不憚寒暑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咸亨二年為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

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卒官諡曰文憲撰大禮議及他書數十篇

劉子元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元名知幾以元宗諱故以字行年十二父義器為授玄尚書業不通父忿怒覺其

之及問為諸兄語春秋左氏官任慈惠風辨折所疑歎曰書如是兄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論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權士第調度

嘉王傅武后證聖初東橫嶺逢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于元厚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

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棄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壽矣子元吳越元行冲吳越等華貴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果遇風聞令人棄修國史中宗時權太子率更令介直司守累徵不遇會天子西還子元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聘召至京御史李善惡少監時宰相李旦惡紀處謂楊再思李懷素皆主忠告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漸不一而主忠教實論大無功又仕優優乃來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善報恨不許些客等惡其言派詞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廢錢有所改正武三思等不聽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編內外四十九篇議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者宜重左右也又書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難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雖身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者書見尤子人作齊謝吾亦作釋雄少爲范造劉歆所笑及則作經以爲必難雄吾知以文章得譽就談史傳由是益恨其自威慨如此累遷太子左庶子兼掌文館學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實議老經鄭氏等非議成注舉十一條上達其意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元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諸存王朔學宰相未竟等不然其餘未與諸儒贊博士司馬貞等相贊其翻其言謂一家行性子夏易傳詩禮詔可卒年六十一子元著詩論齊明紀說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被毀後帝詔河內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了經尚書諡曰文

劉凱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凱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具後權起居即歷右拾遺內供奉數稱說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姓反觀昔以竹書記年序諸侯列會皆畢錄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魯人嫌子遠鄭妻其師皆孔子衍意師春一篇錄上策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

劉迅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疑疾房暗聞受不寐口捷卿石不譯天理歎其陳郡殷實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主之道盡矣上元中遷代安康迅續詩書春秋感樂五說書成諸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韋處厚

按唐書韋處厚傳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處厚母以孝聞親視處厚將長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兼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紹引直史館改改陽陽憲宗初權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散上疏其言忠切顯野未知留由是中外推其端蓋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忌不同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終論語授其梓表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憲宗右寬帝稱善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章昌郡公大和二年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性嗜學宋書陸正至

萬卷爲拾遺時撰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德宗實錄認分日入直劉且凡未及成而終

樊宗師

按唐書樊宗師傳字安時河中人舉賢良方正貞元三年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贈司空諡曰成子宗師字終遠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客逸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絳州刺史徙絳州治有績擢真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婭賓客妻于古不給宗師笑不吝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註紀公堯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書萬其材云

崔應

按唐書崔應傳字廣略安撫儒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抑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三遷諫議大夫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赴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年載不一問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聞當請益高代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問天下之人不知有稱儒意帝重答請咸陽縣尉郎高重賴六經要言凡十篇上之以便觀者遷禮部侍郎又遷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史部尚書諡曰德昭不藏實有權輿始觀儒爲治其婚喪居家怡然不調子弟自化

柳仲鄂

按唐書柳仲鄂傳仲鄂字家茂母鄭即鄭女也善訓子故仲鄂幼嗜學書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動長工文若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各贊元和中未及進士科爲著作郎平衡書尉武昌縣尉有父風征補蒲

歐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
史宣宗初出爲鄆州刺史累遷吏部侍郎大中十二
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起爲說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監
發父墓奉旨歸華原從鄆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
太子少師使卒于鎮仲部方嚴尚氣奉親甚謹家
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
幼學寓神書手鈔六種司馬遷莊固范曄史官一
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七書凡三十篇號
博氏自備旁徵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麗無行字

柳公權

按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元和初權
進士第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
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美帝改
容悅其以筆諫也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
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覽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
國語莊周書尤達每解一義必數十言

歸崇敬

按唐書歸崇敬傳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
多禮容與禮明經進父喪孝聞鄉里潤州刺史譙
才可宰百里者復崇高等授左拾遺崇敬字大靈武再
遷起居郎崇敬大夫史修傳崇敬集賢館校理修國
史儀注以資考選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
權陵建陵召崇敬崇敬改主客員外郎復崇敬修國
代宗幸陵召崇敬崇敬陳生人疾獻當以檢化
天下則國富而長可用唐百官制朝朝若履侍崇崇

敬非之禮言三代遺風其制備以來殆有服者事
不稱古宜待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主則蓬桑主猶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
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遠邇之目且商周前八後五
不必每廟別立神主也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
日而廢則宗主以虞主權祭而埋之明是不然將有
方士巨彭祖建章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祀天地
詔唯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
帝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又爲母故火用事之
木而祭之三月月則吉彭祖率韓說事說不將不
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長天子祭
宜母稱臣祭而兩臣於大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
祝版皇帝北面揖以爲太王重耳准武王受丹書於
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官施行大居初授倉部郎中
充市祭開立新經使授國子司業崇敬學上八年
皇太子欲臨國學行訓詁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
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奎水環諸如
璧然以訓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焉澤宮
故前世武曰璧池或曰璧宮亦言學宮廣光武立明
堂辟雍置璧堂三雍宮武帝辟雍行郭氏酒禮
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未嘉南遷雖有國子學隋大
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路進焉國子學隋大
監爲師進省學司業之職非學官宜置崇敬補崇
大監今學不教崇敬崇敬之當非學官宜置崇敬補崇
三品司業爲左師位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
先取帖經頭門發業傳受義經請以禮記左氏春秋

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
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
一員博士兼通學等諸語依此請解進行純郭文
訓經正形容甚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上下各舉所
知在外給得七十者安車蒲輪致還國子上下各舉所
三節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復有差有博士助教直
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諸儒教授法學生講師贊
門嚴僧一乘道一壹彩布一裁官如所服袍出中
門嚴入與坐制朝軒酒三爵止乃教贊出經振衣前
講師爲說議大略然後就室朗誦諸益師二時堂上
誦授道表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
法貢職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
者概是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大學又不變徒之
四門四門不變徒本州之學復不差翻役如初終身
不齒雖舉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
法清難帖經子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
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進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
孝行國朝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關一二許策收焉
與進士同有說尚書者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
難分明者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議職者稱氏國學
非世官不得名降雍者太師氏大抵傳改作故無施
行者坐史給履歷不實就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
待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皇太子
特國子王元帥參謀封營縣公田悅李納
命待御宜稱稱官表歸上京竊謂贈僧儒生以爲榮
遷工部尚書仍前章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

斥佛老補其缺漏皇朝彭師摩摩之並立儒佛搜而送諸碑刊出而之同往屬於既觀先生之千儒可謂勞矣況漢魏都令吳祖華作爲文章其書漢家上規秦漢下法詩而並下迨莊嚴太史所錄左氏淳淳易而法詩而並下迨莊嚴太史所錄其外老少始知學明于然爲長通于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故爾後動輒得咎皆爲御史遂實而夷三年博士元不見信於人與仇謀敗其時冬幾而兄號寒年豐而妻略饑頭童齒豁竟死何碑不知應此而反放入爲先生曰吁子來南夫大木爲室種木爲構構極偉備極麗居極各品其實施以成室者世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燈明通公雖遇相損糾紛爲斯年終爲儒林超長最勝最過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微環天下卒老於行初都守正大端以義進陳於楚楚辭屈原是儒者吐詞爲經是爲法紀範倫僉僉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動而不疑其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循于用行雖修而不墮于素簡且其貴老饒康康之促促無補備以爲辭然而聖主不加諫諍臣不見其非其幸與動而得咎亦不隨之投匭量散乃分之宜若大商計斯之有無計疏臣之崇卑忘己之辱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誹謗氏之不以代爲儒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造其孫

本也新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連中書舍人初意欲將年祭命御史中丞兼御史大夫准西邊及邊修置官職可減與宰相議不合意亦未嘗准西邊及邊修置官職可減與宰相議不合貴執兵之卒四向侵掠屢次徵餉于其後得不償費此固當皆上權權此豈有十夫之力自新抵父跳躍叫呼勢不久久必自委頓當其已矣三尺童子可制其命見以三州縣皆困制之極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終未可知者在于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糧場之上日相攻攻近敵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畏賊以爲降下陛下待之不厚不寧而能傷感指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于心詳度本末事不惑乃可圖功又聞知賊深遠若其以內事敗不三月一切可成又或四道置兵道遠三萬番力何利一日俱還則奈百尾不救可以責功戰政不致費有人武意存江陵時爲衆均所厚均子錡素無武意爲文章字命術談語慕舉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前度彰義軍立魁推西元泰愈行軍司馬念諸宋進先人津說露弘使付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觀望主爲吏法約體廣安珍日騰谷低路愈開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鬼之一逆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有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百公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歲帝堯在位

七十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馮年皆百歲此特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天下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年百歲湯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不載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佛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繼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連年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新羅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事頗廢不用性莊嚴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竟城國亦落滅事佛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試除之當時羣臣議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指關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懷焉伏惟聖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爲億年道十又不計開立寺觀臣當時以爲爲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深未能即行豈可志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極以觀早入大內又令諸寺進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有人以心爲京都十庶設祀異之然佛觀見其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佛之惡惡見易致難勝臣見陛下如此將謂異心信佛者云云大千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敬服於佛會令更惜其命以至灼身燒指三千百爲聖主教錄自朝至暮加禁更應謹恐後將老幼奔爲業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則庶幾時必將有斷臂斷身以爲供養者傷

風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傳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殊異口不道先王法言身不履先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而面授之不遺言致一見禮賁
一設歸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因以繩之飾豈宜以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
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甲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
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巫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舉其失臣竊恥之乞以此符付之水大未絕根木斷
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福累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來入帝大慈持示
宰相將抵以死裝度崔羣曰愈言許棺葬之深宜然
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俟陳爭帝曰愈
言我奉佛太過豈可容至請東漢李佛以後天子咸
天促吾何乖制邪愈入臣在苦敢固固不可赦於是
中外感憤雖成敗罪責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
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竊愚不識禮度陳佛骨
事言直不恭正名定罪萬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
州刺史既既刑誅又復祿食恩寬大天地寬量破
腐刺心豈足爲謝臣在廣府極東過海南下
近海濤濤狂猛狂計朝風風患患潮不測州下
近界濤濤狂猛狂計朝風風患患潮不測州下
五十髮白商洛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
憂憂憂死無日畢立一身朝無親親居留吏之

地與懸懸隔萬里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
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
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史之封禪白玉之珠璣張射天
之宏休揚萬無前之偉勳揚詩書之策而無愧指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
皇帝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
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備武姑不剛
聖臣奸賊蠢居基處播毒自防外服內侮文死子代
以祖以孫知古諸侯自據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
轉坤闢機開闢風雷日月滿照天下所歷聖不
從願宜定樂章以告神闕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
顯庸明示得意使示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
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覺自拘海
島服感陸日與死迫迫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
諫諍之間歸息舉袖以籲前過獲獲野天死不閉目
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顯感悔欲復
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妄朕然不當言天
子事佛乃降臣皇甫博學愈愈即奏言愈終狂
狂可且內移乃貶潮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
皆曰惡溪有饑饉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之令其屬奉酒以羊一豚投設水而祝之
曰昔先王既有其風奉酒以羊一豚投設水而祝之
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澤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舊業之以具蠻夷是越荒荒

嶺之問大京師萬里設鯨魚之湖港卵育於此亦固
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兄萬路所捨揚州之近地刺史斯令之
所治出資財以供大宗教廟百祀之祀之壤者故
所不可與刺史體然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鯨魚睥睨不來移遷據處食民畜產家
應隨以肥其身以肆其子孫刺史拒爭爲長雄刺
史雖鯨亦安肯爲鯨魚低首下心乞免恩賜爲其
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爲吏思其勢
不得不與鯨魚辨鯨魚有知其理刺史言潮州大
海在其南鯨魚之大鯢鯢之鯢鯢不吝賄以生以食
鯨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鯨魚約盡三日其率鯨
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
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鯨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
不聞不知也夫做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
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
拔民操彈弓毒矢以與鯨魚從事必盡刺乃止其無
悔殺之乃舉風雲定起程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
里自是潮無鯨魚也其人以男女爲劫掠過期不贖則
沒入之念至悉計捕得而後殺之父母妻七十餘人
因與約禁其爲召召拜國子給酒經其部侍郎鎮州
亂獻田弘正而立王廷湓於愈愈攜行衆皆免之
元稹言韓愈可憐韓愈亦悔論愈度事從宜無必入
愈至廷湓賊兵從之甲士陳延佐生廷湓曰所以紛
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村
放歸以節意同賊反邪諸未將士前首曰先太師

爲國擊朱泊血衣猶在此事何員乃以爲賊乎愈曰
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者猶記之爾暮天寶以來安
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
乎衆曰無思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
父子受旗節劉黑闥李希範大鎮此兩軍所共國也衆
曰弘正刻故此事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
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吾廷漢德衆變矣應使去因
曰今欲廷漢何所爲愈曰神素上軍將如牛元夏者
爲不多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聞之何也廷
漢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凱亦潰圍出
廷漢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
李逢吉等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
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神中丞神果劾愈愈以詔自
解其後文則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
侍郎而出鎮江西觀察使神見愈得節高愈亦復爲吏
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獻公明銳不遠與人交始終不少變威儀後進士
往往知姓名輕重指授官稱雖門弟子愈官顯相謝遣
凡內外親若父兄後有爲嫁遺孤女而歸其家嫁
鄭某爲服齊以報書云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
到何物後復作也出故意數千緒皆與行謝立
成一家言其原直原性所說教十緒皆與行謝立
與史稱楊梅相表裏而佐和六經云至七文遠勝庶
辭矣爲不歸則人者然性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
其能乎期乎漢皇而進而效之遂不及遠其從愈
游者若王孟張翥亦皆自名於時

車表敘

按唐書韋表微傳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
孫爲御史中丞文母謝謂謝氏不敢食以是未嘗遺
實獲士第教誨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兼行
不棄曰吾族世爲人官欲之吾年五十拔獲弱
白眉少年開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
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進知制誥後與
盧厚誠增進學士薦諸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
隋位崇人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進德進賢初不計私
也久之遂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一輩官
文宗立獨相進厚進表微曰侍郎以病辭罷學士
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藥不能其所居室
殿廢陋既死後各客墜焉故舊雖下與撫手語笑
無間然好春秋病諸儒流一舉是升紛然者三傳
總例先會經起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譽踐上能
違其師者九經師授諸識其進

劉爽

按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開明
春秋能言古與仁浩然有扶世意擇進士第太和二
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爲端拱司契陶
心以居簡易日月不宰厚下以立本惟誠而建
中縣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歸仁義物無感寢寢感德
之所雖幾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王賢文選百氏
滋熾風流渾渾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嘉朕願味道祇
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暢厥賢未拜食正
追三五之外觀政斯廢是之滿緒而心未達行有
未早由及及則政斯廢是以人不率化氣或頽民

吳卓竟歲掩掩忽時國慶堂當辛丑九年之儲吏道多
端歲二載之額已歸諸夏之本也將以親治而榮
諭檢士曹明教之源也期于變風而生徒格業列那
在平修額而干禁或末絕百千平按度而浮巧或
未息俗恬風靡積成歲歲其甚官濟治也聽人以言
則枝葉難辨辨下以法則取格不形其卑財發就也
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全面解於治思所以究此舉
教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轉送
華茂停停格諸難難時雍子大夫若議達古今志在
康濟遠廷待問調朕虛懷必當從治之闕端致之疑
明細修之致養稽察庶民之所急何施乎干前無何澤
惠于下土何修而治可近何道而和氣充推之
本恩養於格對至若與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九
厥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諫何兄叔子之克平
何務惟此意能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既將觀覽黃
曰臣誠不依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
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謹情實抑思有時而發
當欲與庶人際於道而賈賈於市得通上下一體主
心誠遠既言之畢無所侮况達陛下詢求過闕咨訪
嘉謀制詔中外果直言極諫臣斯舉專承大問數
不悉意以言至下上所忌時少善權事所諱恐有司
以爲會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賢時有
譴三受毀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賢有
思古先之治念元凱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洽俗和陰
陽以利物致之之道何如耳臣以爲哲王之治其
而不致冤冤若若誤訓而罔有怠忽臣降下憂勞之

至也若夫任賢揚賢官左奸官竊九右之微快進股股之大臣若夫追就三五拾復祖宗宏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漸而不得下法欲入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達性以導之採賢早在致精神廣播捷在視食藥罕蓄本乎亢食尚賢更選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兼得論檢縣中外之法殊生徒情弊監學校之官廢刻都干禁錮授任非人百工匠巧錮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早計發號之歡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辦乎防下以疎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竊而食衆可結片情游金命頌而治野察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進廷待問則小臣安敢受下伏以聖策有求賢廣闢之言審政舞龍之令見陛下存訪之勤也遂小臣臣姦姦之志則弊弊於前守陛下金庚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勝之方若而和氣充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鑑尤所陳最上之策元覽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叙子之所勝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繁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清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忠言之臣前所請賢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懷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其始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運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

動行不忌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恐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矣而居間無爲而不幸廣立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復環之弊自爲盛衰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賢官左奸官竊九右之微快進股股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食宜繼左右之職俟進股股之大臣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憂而憂者國必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閑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及大計耶或爲陛下動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官闕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緒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禍焉古爲俱臣謹按春秋入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堯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大體故不肯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善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遊必正人春秋闕結吳于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上親刑人者春秋之通快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之故之戒明法度之端則致正言履正道杜私私之漸則居其正位近正人還刀操之義親骨體之直輔相得於顯其位庶得侍以守其宗嗣所以養近五百人絕天下大政外事陛下之命自縣陛下之權威盛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危

萬端森生惟願臣愚賁前候寬養于今日此官閣將廢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實無腹心之寄閑寺專廢立之權昭定無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兒太子未立妃配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以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數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尊者存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促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盾以晉嗣之兵復入于晉晉其歸者能遂君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威柄既喪諸臣跋扈有不遵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臣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經天子征伐必自諸侯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告沛公益當事而抗辭京房發憤以瑣屑實貳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始殺驪父書其公殺之者以其君則言也棄公不能固除慮之機處父所以及驪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瀾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惡其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違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其罪過足鉅重臣之口而重責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憂問憂憂以須陛下威權然後盡其言陛下何不聽朝之儉時儉儉假假當世賢老臣訪訪憂扶危之謀

求定機操批之衝塞邪邪之路屏邪邪之制制侵陵
邊裔之心後門已得除之役戍其所宜或當正其終
妻既不得治其罪當治於後不得正其終當正其終
則可以達乎典刑矣本不構於終在終無害所之
憂矣臣前所謂近三三結後應宜鑒前古之典
亡明當代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高君而天下大治
者以能任九官四岳一牧不夫其舉不蔽其業不
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在下雖微而
必舉四因在朝雖顯而必誅其安危明其取捨至
泰一世漢元成廢顧指國所屬致拜知舜舜而於
敗亡者以其不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
臣不辨義人不說忠良不遂謀伐也伏惟陛下察唐
虞之所以興而崇行於前臺泰之所以亡而戒懼
於後陛下無則鑒室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親綱未
絕典刑猶在臣謹不致致身爲工臣致致身爲平陸
下何惡而不用邪又有居官其能左右非其賢惡
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忠
下其命之微若泰之亡也失於繼繼之亡也失於
微弱繼繼則強臣畏死而苦上微弱則強臣懼權而
冀主臣伏伏敬示不與亡泰之禍不藉其明伏惟陛
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所謂陛下之洪業可紹三
五之遺軌可追先臣所謂陛下之心有所未達以下
情舉而不能上達行有所未孚以上情舉而不得下
達且自姓有能於苦陸下無由而知下有子惠
之心百姓無歸而信臣謹按春秋書紀亡不書紀亡
樂自亡也以其惡惡言而耳目暴上出惡政人竟造

臣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
以尊者重其對視也禮禮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
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
君不得保其民故天下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
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之赤子慈仁者親之如保
傅高如乳哺豈如師之教導哉故人之於上也慈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
建署補除平吏名致實客因其貨賄假以勢勢大者
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榮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諛諛之罪故人之於上也
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賦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
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鎮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
聚吏因緣而非法嚴賜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
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
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資盜賊並
起上崩之勢憂在旦夕不幸因之以病備繼之以
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肩黃巾不獨生於漢
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
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緣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安得而信之手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未
達則其然也臣聞漢九帝即位之初史制七十餘事
其心甚誠其極其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竟究日
強繁元日困窮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
陛下即位動輒聽從宦官四海之內莫不抗節而
長下即自復後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於如
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出國臣以歸於相持兵柄以

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惡因緣之害惟忠實
是近惟正直是用內能體無所施焉清德之官
操仁惠之長轡之以利視之而以牧之若孝慈之
撫民慈去耳目之塞通上之清俾萬國咸光庶
蘇息即心無不達而何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
之化也在於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
己也則人不動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
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
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
未必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
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
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
任則重賞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
本不固則人無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
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惡而不私其左右舉賢
正而不遺其遠進則化漢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
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
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於選其性以導之者
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於立制度修教
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
人富矣教化修則事終息事終息則刑罰清刑罰清
則人安矣既富既安則仁義興既安既興則孝老爲
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
祥降降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拔及早在
乎致精誠者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三書
不兩書以其人君無聞人之志也故僅數說而早不

害物文無則閭而變則成災陛下有國人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業罕人勤於財則貨賤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竭矣陛下所慮百年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臣謹按春秋臧辰告糴于齊春秋謂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贖饑元則庫蓄不少矣臣前所謂選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竊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將其末而不務其本臣前所議課之實定選舉之制則多端之吏思矣臣前所議兼得除檢縣中法之吏者以其官差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義事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僅而書之然則法官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官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官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前司北司之府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滅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疑兵屬憂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閭閻農以修戎備提封至乘之教命將在公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功方以保父邦家式選風略太宗置府兵兼置軍衛文武兼掌閭閻則羣力稱有吏則羣衆有官以修德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給吏官不知兵備止於奉朝請不置不主武事止於贊機動軍容合十之政或防內臣之職官一戴武弁疾

吏史知仇結足一距軍門殿裏夫知神於謀不足以致除寇克而足足以明揚威福不足足以鎮衛疆域而舉足以侵害閭里獨提當臣于陵幸輔厚裂王度汎亂朝野張夫大之威上以制君父天下之命下以御衆民有嚴威嚴之令無仗節死難之語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之通均兵農之功正賞賈之名一申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有署之官近崇貴親之風還復成周之制自邦家之國始天子而諸侯可以制制我之選無檢校之思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絲學役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親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選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刻剝下禁嚴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柄在焉權可以御衆憂思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寇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軍吏戰陣及功臣子弟諸親宜酬賞有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應十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技巧歸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課秩制其器用車服服食以金銀珠玉飾物雖不蓄於私室則無游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解枝葉者縣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時格者錄追德而齊禮也矣臣前所謂令煩而食禁可罷行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解要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善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勸或止罰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辭得非持之者有所蔽乎臣前所謂提舉爲願陛下必納其言是延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言其爲漢前諸侯侯不知廟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何利社稷死無

悔焉臣非不知言禁而觸怒計行而身傷憂痛壯烈之危矣生人之悔忍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上一命之寵設甘龍逢死而商賈比于死而啓明輪非死而啓漢陳壽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放斷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也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孰敢爲辱之哉至如人主之開政牧之統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惡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事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佛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訓元氣以養陶嗣太和以仁義可以道遠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選在擇舉相以任之使權選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關外之寄念百姓之怨痛在擇廉吏以任之使鎮職掌之守念言足以爲天下教勸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害衣衾食膏神賜屬然後致治就是時舉賢官左散騎常侍爲太常少卿賢陳陳郎郎中郎賢見賢對廷伏以爲過古異處而畏中官輕風不敢取士人讓其辭至戚威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逐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允般常厚賜乃上疏曰陛下下詔正朝直言使人得自願其才志慚劣不能負今古是使非陛下下問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虛盡

言至皇太子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實比有可以言涉許件不敢擅自詔書下萬口錯錯然其說變至於惠立顯貴指切左右是近臣帝怒變與非常朝野惶恐誠恐忠良之禍將取論何懼也言曰陛下以宣旨召天下士書以直言則陛下所問雖計必容雖過當獎責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除惡盡直結魏海內忠義之士皆懷愧死人心一搖無以自解臣所對不及黃遠其內懷愧恥自謂賢良人言何乞同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過荷且之懸朝奉公正之路陛下憂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王通

按唐書隱逸傳王通字仲淹大儒也舉徒河汾開唐古作六經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經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張志和

按唐書隱逸傳張志和字子同嘉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新朝諱白馬志和十六權明經以策干其說張旌旌其腹上而背志和十六權明經以策干其說宗特見其意帝特賜翰林授左金吾衛將軍重困賜名後生裴旻南浦討會處選以親饒度不佞仕居江湖自稱漁釣者元貞子亦以自號有草堂者爲謫內麻志和又著大易十五篇凡廿三有六十五

陸象

按唐書隱逸傳陸象字魯元方七世孫也父寶鳳以文歷侍御史魏少府散騎六經大義元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許以自在書至杭州三日無所語刺史急召平官屬就見之題策不樂拂衣去居於江浦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實無十日計不少緩也文成寶鳳比中或歷年不爲好事者立寺得書佛師乃錄其比勸勸朱黃不去寺所藏雖少其稱皆可傳僧人書篇快讀并必爲翻刊正案聞人學講論不憚不喜與流俗交離道門不肯見不棄馬升舟設蓬萊新米書茶鹽茶鉢釣具往來時兩江湖散人政望天隱子

楊紹

按唐書隱逸傳楊紹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王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紹開元中繼承令皆以朝行稱紹上恩恩年四歲處憂從之中敏過人及長好學不侮通經史九流十時無不悉覽尤工文辭思清澹而宗尚元理寬裕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藥簾滿前如也光緒用不欲含彰每屬文恥於自非知已不可得而見字通來賓費母以孝聞甘旨或國憂見於色親友咸令其避進士謂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漢典高麗元經辭書奏策舉試出衆等舉人會有司供食既善而取解去處外列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始也時將科者三人紹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宗正卿位遷轉侍御兼所貢舉之舉曰凡國之大柄莫先乎位自古皆右側席侍賢令察取人令授職自舉非擇國之體也請佐古制舉令察

孝廉者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策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吏以禮待之試其所過之舉其通者送名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北來有狀狀保鄉閭無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傳尚書毛詩周易易通一經務取深義與自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事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運體及當時務取格任用者其經義並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第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詔帖括臆備俾并近有遺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連序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量加貶黜所貢數年之間人僞一變既歸實學當讓大節居來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淨親自立教養自勵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無行即立條例設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合同議奏給事中李康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裴至丞丞裴曰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質揚其軍卿大夫何喜不出於上乎今欲依古制舉舉選者取士之末盡也請廣學校以弘訓誨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舉一動生從流進臣師氏教風與貢士不稱行實貴子何嘗諸君獨部每歲報甲乙之第謂弘聖標不其誤歟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貢數其殊拔選通儒儒師官居職士過大郡望夏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館司召職十從事從行故事保舉者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四十一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五

徐璜

唐二

曹惠

顏相持

孔穎達

馬嘉運

朱子奢

賈大隱

蓋文遠

谷那律

蕭揚言

許子儒

劉伯莊

秦暉

鄭進球

鄭餘慶

徐璜

沈伯微

陸元明

顏師古

王恭

歐陽詢

張衡引

蓋文懿

谷從政

許叔牙

敬播

秦景遠

劉誦言

鄭餘令

徐壽聘

徐璜

經籍典第三百四十一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五

唐一

徐璜

按唐書儒學徐璜傳璜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客孝
嗣五世孫父徽徽祕書郎尚元帝安侯公自王江陵
陷倖以西客假師資不能自給兄文林黨其於肆文
遠日聞之因博選五經明左氏春秋許君儒沈重講
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蓋聞
其故谷口先生所說詔一語耳若輿境彼有所未見
者尚何觀重知其詔詔與反復研磨嘆其能性方
正舉動純重實威揚元威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
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密王諒授經會諒反除
名為民大業初調都尉郎許善心黨文遠及包信補
徵陸德明譽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禮等為太學博
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精微許有過遠易有陸德
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循單先儒義論分明是非
乃出新意以折衷經考心勞過王假著國子祭酒時
洛陽侯文遠自出城樓恰為李密所得諸使文遠南
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生之遺授
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
座極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危吾雖
老耆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削則義失無能為
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愚所以竭力先征伐及崩
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
將軍名臣子累世忠節前陷元威肅未遠而復今
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

聞命後而世充專制者又問為對曰彼殘忍而意福
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弭害曰嘗謂先生
儒者不學軍旅至善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
都世充給精兵等而文遠見魏先拜次問君敗見李
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斷生之授世充
小人無容效人善相替而動可也世充愕然以為國
子博士士子會奔與安世充怒絕京師仍為國子博
士數充身出權為羅士信所復送京師仍為國子博
士高祖幸國學親覽文遠發春秋題諸雜錄生隨方
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萊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
功自有傳

陸元明

按唐書儒學陸元明傳元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
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徵主為太子
集名儒入講承光祿德明始冠與下生國子祭酒徐
孝克數經傳貴縱紛衆多之獨德明明答覆泰其
說舉生咨賞解竭始與國左常侍陳亡歸閉閣煬
帝攝覽者學士大業間唐召經明四方諸至於是
德明與魯達孔爽共會門下省相醜醜莫能誦述國
子助教趙士何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世充僭號
封子元冠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春侍禮德
明恥之脫衣旦刺傷便東壁下元怒入拜拜奉德明
對之連刺不復問曰遂殺病成舉世充平秦王辟為
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
已稱東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惡舉道士劉進喜各議
經德明隨方立義備稱其要帝大喜曰十三人減舞
然德明一舉無蔽可謂賢矣賜帛五百匹還國博

士封典與廟卒論譚其考傳於世後太宰聞其書麻
德明傳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歸德中縣
左傳爲檣校石相累封典與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
司成

曹憲

按唐書儒學傳曹憲傳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
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
邃自裴林翰安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與楊帝令
與諸儒撰桂枝堂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
該博咸於號奇貞觀中楊州刺史李襲譽爲之以弘
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高祖受之以弘
書讀書有奇辭子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授
評復市杏園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受賂明太子
選授尚書而向郭構侯公孫羅江夏書相繼傳授
於是其學大興奇字竟有自許屏還爲儒多議廣
開稱故調典釋尊府家羅亡清王府參軍事無錫
丞模武后將爲左拾遺子舉伯亦世其學以拾遺召
後歷度支員外郎曹見子邑傳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調書其徵故授爲生高祖人關謂兄長舍官授朝散
大夫拜徵故授爲生高祖人關謂兄長舍官授朝散
古性敏給練總攝機務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關
泰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
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咸餘坐公事免帝書數
五經去聖久遠傳習多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
所釐正說成悉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習非詰師
古師古雖引管未幾文苑方終各證據證明出其僞
表人嘆服賴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常因領所定書
於天下學者稱之佩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備奇
字世所感者討所中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經
校抑泰漢先賢勢難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書是承
漢薄之片爲柳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
信可稱者而事居居官脫無聞焉今且之行自誰取
之念卿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
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事行傲然通仕舍不並同
其才早見顯策意其高及是頗被通仕舍不並同
然其沮沮乃閨門謝賓客市楊柳被校情簡散爲林壑
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喜愛貞觀五禮
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疏因讀書上之賜物
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師古焉方丘明也
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議定其儀而
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謹定封禪儀儀注書在十
一於時諸儒謂爲通中於是行以付有司多從其說
述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還病卒年六十
五諡曰獻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二年
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謂臣謹定修八篇初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懷故帝
及之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諸沂人
祖之推自商齊人開於齊黃門郎意居關中爲京兆
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季王府記室參
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於訓詁善屬文仁者中李綱焉
之授安撫以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少弱請曰安撫
劇難者何以治之師古曰劉向未用牛刀蓋驚其言
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萊州提督與之推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損損就短恨夫職司長安不得

恃不以降則上下不通君臣乖謬亡莫不由此帝獨善除國于司業咸以太子有德于愛可乘

衆諸儒議暨及明堂事多異其說以論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千室太子令續進者皆受句因文以盡策風帝却數事太子失賜黃金一斤捐已久之拜釋奠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親釋米命親讀經畢上釋奠頗有留美美候太子稍不法頗進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封曰蒙恩恩進延不悞則切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

憲初親達與諸師古司馬才華士慕王威文宗讀五經義諸凡百餘篇就其說改爲正義云雖包貫其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議詔有詔令裁定切未就去徽二年詔中書門下張衡子三修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子志平右僕射行成特中書學輔就加增損益如布下顯達志終司業志惡元力學寡官又爲司業舉擢太子詹事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王恭

按唐書儒學孔穎達傳子恭者常州白馬人少爲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自魏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經以爲義其稱博通文藝又達者當時文儒每講偏是允儀義而必稱恭所說

馬嘉運

按唐書學孔穎達傳穎達鎮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俗爲學長官與穎達親契居越于東園經書通隱白鹿山諸方策授學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錄校勘授其並當世

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德純講官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

按唐書儒學歐陽詢傳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訥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坐貶而免兄縈以故人子私養之貌脫脫貌樞紀人總敘此每誦數數行同畫遂得實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徵勳數與游阮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徵勳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常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似惟惟習有見索端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絃乃布生至指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自劉初歷太子中書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通風風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諸家每入朝徒跣及門復直籍驚以履非公事不聽還家輒斷年錢未克許居齋四年不離服冬月家人以罷罷滯滯席下連數引微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判判官

事輔政月餘會風聞舍人張昌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死與長信等固執請諸武意及長信下獄太子遣使召長信并引通同謀通避藏無異詞使臣代占詠之神能初追復官爵通復爲僧餘教以父書懼其害望遠徙使市父還歸通乃刻石陽微以父書數年盡於論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後長亦以書自名書聞虞世南曰吾每何知智未各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吾君得此此曰與與而曰吾聞不擇紙筆乎知若志君得此此曰與與而曰吾聞不擇君若乎得若志君可貴尚達長大喜通視自於唐以

程玉爲筆楷以爲篆皆皆象非是未當書

朱子著

按唐書儒學朱子著傳子著字叔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略大業中爲直祿書學士天下亂竊來還鄉里後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帝親初尚書自齊同伐新羅進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于著且外歛侍侍郎持節諭平三國之憾子著有儀親與入會畏之國上書謝罪贈遺厚初子著行帝戒曰薛武重學卿爲講大諫然勿入其幣

還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大言大言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推親親親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親六議可乃制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南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設按元成說尚書主當係且四海常所宗奉夫舉而應之非神理所修皆宜宜議廟以奉敬廟之神王或言當載大尉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統有壇有壇臣皆所未安得尊廟廟共殿異之未以爲首若奉達王納右來室而得尊廟廟之未以爲首若奉達王納右來